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十七回 遇捕快白潔遭奇冤 逞英雄陸滾喪功房

上回書說到：白潔奉母命結識李英，跟兄長學三十六手絕命槍，今天隨劉三來逛龍王廟，到賣藝的場子裡觀看。賣藝的是個老頭，手裡拿著一桿蠟桿槍，左手一抱右手，作了羅圈輯：「眾位朋友，坐著的金剛站著的佛，一站一立的子弟師傅們，打過一拳踢過一腿的同道們，還有僧道兩門，回漢兩教，六扇門裡，六扇門外，只要是喜歡武藝的師傅們，今天都來巧啦。在下姓孫，雲南人氏，不遠千里來到貴寶地，投親未遇，訪友不著，流落異鄉，舉目無親。常言說得好，人貧當街賣藝，虎餓攔路傷人。還有人說：學會文武藝，賣與帝王家；帝王不用，交與識家；識家不用，扔在地下。學徒偌大年紀，窮途末路，就算給師傅丟了臉，我練趟六合槍，我練不好。那位先生說：既然練不好就別練啦！您可別那麼說，褒貶是買主，吆喝是閒人。練不好您別叫倒好，練好了您給喊一嗓子『好』，在下非常感激。那位說練完了，看著不錯怎麼樣呢？在下求幾個錢。我看看有走的沒有？」說著他看了看四面兒：「罷了，我學徒的人緣真不錯，一位走的沒有，您不用走，身上帶著富餘，就給我掏一把半把的，多富餘多掏，少富餘少掏，您可想著掏自己的，別掏旁人的！真沒帶著富餘，您別著急，只要您給我站腳助威，我照樣感激！閒話少說，咱們練啦。」說著一拉架式，眼望四外又道：「我還要托付托付，諸位，您可千萬別像那種人，練的時候他看，喊好的時候他也喊，剛一說要錢，他扭頭就跑。他不給錢，把想給錢的財神爺也給帶跑啦！風雨不透的人群，他給撞個大窟窿，人緣不幫，財緣不幫，這種人咱就別提他啦！無君子不養藝人，四面為上，我再給大家作個揖，眾位上眼吧。」一抖槍，「烏龍攪尾」、「怪蟒翻身」，叭叭叭地練上啦。蹦蹦挑挑，大槍的功夫真不軟。

練完了，把槍往地下一扔，抱拳一站：「眾位師傅鄉親們，在下求錢啦！」

真有大把扔錢的，嘩啦啦，你也扔我也扔，地下見了不少的錢。老頭兒站在旁邊，點頭哈腰：「謝謝，謝謝。」他慢慢地把錢都撿起來，放在桌子上。

劉三問白潔：「兄弟，你說這個老頭練的功夫怎樣？」白潔看得出老頭兒的槍法不錯，不過白潔學的是三十六手絕命連環槍法，看李士鈞的手法，再看這老頭的功夫，可就看不上啦。便說：「三哥，老頭的槍法很不錯，不過要比好的還差得遠哪！」劉三一聽：「兄弟，你幫幫場兒，練趟槍讓老頭看看！你瞧他洋洋得意的勁兒，光壓行當，你氣氣他。」白潔剛要拒絕，這劉三喊上啦：「老朋友，現有我們本地的師傅，鳳尾巷白潔白玉如來幫幫你的場子。」他一邊喊著，就用左胳膊一推，噔的一下把玉如給揉進去了。

這位賣藝的老者，把錢拿起來，伸手抄槍還要練，聽見劉三一喊，推進一個青年人來，老者趕緊把紅纓槍放下，把場正面的攔門凳子搬開，一抱拳：「子弟老師傅，在下短去拜望，求您多捧場。」老頭兒滿面春風笑嘻嘻地往裡請。白潔一看，這可沒法了啦，只能邁步進來抱拳道：「老師傅，見您的槍法出眾，一時技癢，班門弄斧，請不要見笑。我叫白潔，朋友替我說啦，您替我墊墊場子，我幫您練一趟獻獻丑。」老者點關：「遵命遵命。」又作了個羅圈揖道：「鄉親們，俗語說得好：人奔福地，虎奔高山。在下借貴方一塊寶地求幾個錢吃飯，本事不值識者一笑，可拋磚引玉了。現有貴處武術名家白潔白師傅前來幫場，白師傅倒不是故意顯示武藝，實在是借老憐貧。

請鄉親們站腳助威，謝謝啦。」說完又四面作揖。然後衝白潔一笑：「白師傅請吧。」白潔來到當中也衝大家作揖：「叔伯父老兄弟，我家住本城北門裡風尾巷，」他一指劉三爺：「他是我的街坊哥左胳膊劉三。」劉三在常德府是大有名氣的，四面鼓掌，聲如爆豆，大家都看他，劉三爺一撇嘴，左胳膊一晃悠，鄉親們嘩的一下子全樂啦。白潔接著往下說：「我和三哥是逛廟來啦，人家賣藝的老師傅有真功夫。白潔不過是一知半解，落落秋螢之火，逐逐野馬之塵。今天既然進場，那就請鄉親們人緣財緣一齊幫吧。」說完話，伸手把母親給的幾吊錢全拿出來，解開繩串的扣兒，嘩一一往地下撒，這叫墊場子，好財買臉，白潔眉梢一鎖，伸手把大辮子往脖子一繞，挽好袖面兒，賣藝的把槍橫著往白潔的面前一遞。白潔雙手接過，衝著賣藝的一笑：「獻丑。」說完一轉身，左腿一繃，右腿一弓，陰陽一合槍，刷刷刷就練上啦。

真是行家看門道，力巴看熱鬧。頭一招「金蛇串地」，跟著捧桿一變是「玉莽穿林」，左插花、右插花、十字插花，還有雙插花，都是絕命槍裡最絕的招數。賣藝的老師傅在旁邊一站，嘴裡喊著：「好功夫！這招叫『毒龍出洞』。好！這招叫『撥雲現日』，這招叫『秀女穿梭』。」開始幾招這老者還給報，十幾招一過去，這賣藝老頭兒的眼睛睜圓，注目觀瞧。白潔練到高興的地方，自己也洋洋得意，這趟槍練了一半，到了「懷中抱月」，接著躡起來一丈四、五尺，頭衝下腳衝上，這手功夫叫「玉杵搗藥」，最難練最吃功夫，可是這一招，最引人注目。白潔一想：不必練完，趕忙見好收場回家。想到這裡一收式，刷的一下挺身而立，真是氣不湧出，面不更色，把槍橫過來笑嘻嘻地一遞：「老師傅，獻丑獻丑。」四外一片叫好聲，掌聲如同爆豆。

按理說這老漢得給公子道謝，照顧人家給錢的，可這老頭兒卻沒這麼辦。

他右手接槍，很不禮貌，右手手心衝上攔住紮槍頭後邊不過半尺，他一立右手，就成了槍尖對著白潔，槍桿在後邊，好像要槍紮白潔似的。白潔納悶：怎麼這人如此無禮？哪料到這老頭兒伸左手，噔的一聲把白潔劈胸抓住：「你別動，你只要一動，我就紮死你！」

嘩啦啦四週百姓一陣大亂。左胳膊劉三爺勃然大怒：「呸，你這賣藝的好不通情理，念完了經打和尚！」左胳膊一舉就要打。白潔沉得住氣，道：「三哥，不心動武，咱們跟他講理。」說著就問賣藝的，「朋友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這賣藝老頭如臨大敵：「哼！我問問你！你這套槍法跟誰學的？」白潔一陣冷笑：「嘿嘿嘿，我幫你的場子，盡的是江湖義氣，又不求您給我贈匾紅，傳名全國，你管我跟誰學的？你管得著嗎！」賣藝老頭一瞪眼：「你練的這是雲南府李家秘傳三十六手絕命連環槍。」白潔見他還真懂，便說：「不錯，跟盟兄所練。」「你的盟兄是哪位？」「姓李名英字士鈞，人稱騰身步月。」「好！你跟李士鈞是兄弟，情屈命不屈，這場官司你打了吧。」

一聽打官司！白潔明白，兄長李英循規蹈矩，安分守己，怎麼能有越軌之行呢？」老朋友，你是何人，打什麼官司？」「哼，我也不是什麼賣藝的，我乃雲南府八班總役金眼鷹孫亮，我地面一連出了十八條無頭命案，最後我家府台梁玉書的小姐被殺，留下騰身步月李英的名字，俺孫亮訪案至此，朋友，這場官司你打了吧。」

原來三年前，雲南府連著出了十八人命案，殺害的都是少婦長女，最後一位是梁知府的十七歲的女兒。每次做案之後，都留下一首詩：一口鋼刀掌中擎，五湖四海任縱橫。好漢一怒傷人命，騰身步月是李英。梁知府正在派孫亮明查密訪李英的時候，自己的女兒又被殺了。他痛苦萬分，又不敢聲張，生怕於自己的名譽有礙。他立刻傳話：「叫八班總役孫亮二堂回話。」差役答應，飛也似的來到班房。

孫亮現在是坐立不安，每天帶著眼明手快的官人明察密訪，雲南府城裡城外的大小旅店，庵觀寺院，熱鬧場都查到，怎奈這兇犯黃鶴無音！孫亮束手無策，來到內堂門外，一見知府雙眉緊鎖，面沉似水，就知道府台大人十分震怒。「孫亮請大人安。」知府伸手接安：「孫班頭，坐下吧。」知府沉一沉氣道：「孫班頭，小女已然悄悄埋掉，夫人思女哭得死去活來，本府到任之後，拿你不當差役，只做朋友，因你老乾吏事，辦案有方，精明強幹。

此次連出命案，也是本府官運不佳，倘被朝廷知道連出命案，就要被參革職，這倒無關緊要。只是死者含冤受害，做案者逍遙法外，身為地方官長，實在問心有愧。按字箋來說，即使非李英所為，李英也必知其人。您是否訪過此人哪？」「下役多次造訪，他家只有一老蒼頭，只知三年前帶妻子女兒遠奔他鄉，未曾回轉。他先人也確是雲南府有名人物。此人幼受父訓，知書達禮，循規

蹈矩，根本沒有前科，豈能攬桑梓，污辱先人？不是下役為李英開脫，下役敢以人頭擔保，絕非李英所為。」梁知府搖頭：「前者你跟本府幾次談過，本府也相信李英並非歹徒，哪有留下自己名字的道理？可要想拿賊，必須先拿李英到案。本府賞限十天，一定拿李英到案。」孫亮行禮告退，設法捕捉李英，這是辦不到的事情。從此三日一逼，五日一拷，把這三班人役打得遍體鱗傷。知府又傳命把孫亮全家滿門二十七口，一並打入監牢，叫孫亮捕盜拿李英，李英不到案，孫亮一家不放出監。這手可損啦！孫亮落淚如雨，他跪在母親的面前：「孩兒不孝，連累老娘。」老太太掉著眼淚：「兒呀，食君祿當報王恩，居其地應保其土。你在雲南府四十年，孩子，你能忍心看著這些無辜死去的姐妹，沉冤難雪嗎？你去吧，勿以為娘為念。」孫亮狠心咬牙一跺腳，帶好海捕公文，領了盤費，帶著衣包軍刃，離開雲南，各處明查密訪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眨眼就是三年。披星戴月，越嶺翻山，費盡心機，可這李英連個影兒都沒有。這次來到洞庭湖畔常德府，他先到府衙的回事房。

到裡邊一看，坐著六、七位又說又笑。孫亮抱拳：「眾位老爺辛苦。」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外府官員，也都很謙虛：「辛苦辛苦，老哥有事嗎？」孫亮先把公文拿出來，問：「眾位老爺哪位值班哪？」值班兒的王班頭過來，孫亮把自己的事情一說：「請您驗看公文。往上邊回一下，在下要在常德掛個號，王班頭多受累。」「好說好說。」王班頭接過公文看了看，孫亮等著，王班頭來到簽押房見著該管的師爺，呈上公文，驗看無訛，這才給孫亮掛號註冊。

一切手續辦妥，拿著公文出來交給孫亮。

孫亮掖好公文，告辭出來。他在茶館喝茶，聽說龍王廟開光，他心想：借打把式賣藝，以武會友，也可能發現線索。這樣兒，他才來到龍王廟，找到會頭，辦了手續，划了地方兒，賃幾條板凳，租一張桌子。他已經賣了三天藝啦，今天遇到白潔。等白潔一練槍，他認出來這是李家祖傳。看了看白潔的年歲，心想可能李英就在白潔的身旁，這才把白潔抓住，用槍尖兒對準白潔的胸口盤問。

白公子怎能含糊，現在一聽是這種不名譽的案情，殺害少婦小姐十八人，不由得心裡一陣難過。有心要走，心裡一想：不能跑哇，誰不知道我住在此地，豈不連累老娘？再說也被鄉親們恥笑，不走，替哥打這場官司，死倒不怕，可惜這案子太難聽，死後也受人唾罵！白潔前不能進，後不能退。又一想：哥哥李英是這種無恥之徒嗎？要是這種東西，怎能中毒鏢，而又逢凶化吉哪？最後一跺腳，把心一橫，常言說得好，交朋友，受朋友之益，受朋友之害，大丈夫為朋友則生，為朋友則死，誰叫我跟他一個頭磕在地下了呢！

再說哥哥夜晚離家多次，我問他又不說，不見得沒有隱情！不如跟這姓孫的到案，他說我殺人，難道就是我殺人嗎？真的動刑不過，滾不出來，我替哥哥死了，他必然代我盡孝。再說當年教藝之時，哥哥也曾諄諄囑咐，這趟絕命連環槍，不要到外邊隨便顯露，我根本沒聽兄長的話，這叫禍福無門，緣由自招！豈能怨天尤人？更不能對兄長胡亂猜疑。想到這裡，一陣大笑：「哈哈，孫班頭，你先把槍放下，姓白的真要走，你這只槍也攔不住，官司我打啦，可有一節，你捆我不成，我一定跟你去衙內。」這時候劉三也嚇壞了：「兄弟，可沒想到哇。」白潔一笑：「三哥，您回去設法婉言告訴我娘，請她不要著急，只不過是誤掛官司，您記住啦。」「記住啦。」白潔一回身：「孫班頭，我們走吧。」孫亮提著槍道：「朋友，好漢的脖子是拴馬的樁子，好朋友不叫好朋友為難，我給您亮面子，絕不給您加繩兒，您也別讓我為難。」

白潔點頭，二人直奔城裡府台衙門。

來到府衙班房，孫亮一眼看見王班頭，班頭王順可就出來啦。他認得白潔：「喲，白少爺，有事嗎？」白潔一笑：「打場官司，您問孫亮吧。」王順當時就怔住了：「怎麼，白少爺，你打官司來啦？」回頭又問孫班頭是怎麼回事，孫亮一一說明：「請王班頭借付刑具，再回府告一聲，多受累。」

王順聽完沒敢言語，先派人拿付刑具，其實王班頭暗中有話，拿來一付最輕的手銬腳鐐、脖鏈兒，親自給白潔戴上，都不能釘死的。然後請印，用了大印，傳命交與孫亮。又派了四名押護兵，一輛大車帶把式，沿路護送，解往雲南府。

次日清早起來，到府衙見師爺行禮道謝，由於路途遠，準備兩頭轎驢子，一個駕轎，一個拴在車尾，一天一換，四名押護兵帶著兵刃，領下盤纏銀子，然後請師爺下條子。孫亮親自把白潔提出來，架著他上了車，往車廂上捆住雙臂。一切安置停妥。

自從白玉如昨天一遭官司，這個消息不脛而走，聽說今早解往雲南，都來到衙門口看看。小英雄羞慚萬分，只好低下頭來。孫亮剛要告訴趕車的起身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猛然間東面人群裡有人高聲喊：「眾位閃閃閃！」

左胳膊一擺，老百姓撥拉的東倒西歪，前合後仰，嘩——人們閃出一條路來，一輛花轎單套車，外首車轅上坐著一位三十多的少婦，長得很俊，滿臉著急之色，荊釵布裙，不時地用手絹擦淚；裡邊坐著一位慈眉善目，形容憔悴、眼含痛淚的老媽媽。左胳膊劉三趕著車，咕嚕嚕從外面撞進來。小英雄白潔如同萬把鋼刀紮於肺腑，欲哭無淚，車輛停住，正是自己的老母鄭氏安人。

跨車轅的是劉三嫂子。白潔望著孫亮道：「孫班頭，我娘來啦，你先停一下，讓我與母親見最後一面成嗎？」孫亮也不敢得罪白潔，怕他在半道生事，只可點頭。白母一到，也有很多鄉親街坊跟進來，都知道白少爺循規蹈矩，不做非禮之事，怎麼會成了大盜呢？老太太一眼看見兒子囚首垢面，手銬腳鐐，想兒子正在少年，長這麼大，沒遇過坎坷，他小小年紀，如何承受得起呀？

鄭安人淚如雨下，哽咽難言。劉三嫂子攙扶老安人下了車，哆哩哆嗦，顫顫微微，來到車旁：「兒呀，指望你出門散心，何遭此飛災橫禍！我母子在常德居住多年，不欺不騙，不損陰功，不喪德性，老天無眼，為娘九泉之下，也對不起你死去的天倫，對不住白家的祖宗啊！」老媽媽越說越難過呀，白潔落淚勸道：「自從父親死後，兒就應該謹守家門，孝敬母親，為娘分憂解愁，頂起門戶，娶妻生子，接續白氏門中後代香煙。侍奉母親百年之後，抓住土埋了母親，逢年過節，插柳祭掃，以盡孝子之道。可這些孩兒都不能辦到，只願耍槍弄棒，到現在只落得身陷囹圄。兒子走後，想起來您就恨兒子，這樣您才能活下去，娘，您一定記住孩兒的話。」老安人聽到這兒，叫了一聲：「苦命的兒啊。」眼前發黑，往後一仰，當時昏死過去。白潔看了劉三一眼：「三哥三嫂，多多照看我的娘親，下世再報答吧，孫班頭，趕快走。」

孫亮立刻傳話：「快走。」把式搖鞭趕車，得嚙嚙喝，咕嚕嚕，大車飛也似地出了西門。

孫亮在半路上小心翼翼，各處留神，這一天走到下午，西北上來了天氣，越陰天越黑，這小雨刷刷地下起來，只得冒雨前行。白潔在車上跟孫亮提出抗議：「孫班頭，我白潔犯了王法，可該什麼罪領什麼罪，你讓雨淋著我可不行！」孫亮怕白潔在路上打直調歪，多找麻煩，說：「白爺，您看上不著村，下不著店，您多包涵，有避雨的地方，咱們一定休息。」就這樣對付著往前走了一程，發現了一座小破廟，有桿旗子寫著義勇團練所，門前站著兩個人。孫亮一抱拳：「兩位大兄弟辛苦。」「唉，好說好說。」其實這個地方，就是海川、王爺離開的那個地方。這二位是團勇，由於下小雨，他們站在山門洞說笑。孫亮一道辛苦，二位也說：「班頭辛苦，趕上雨啦，歇會兒吧。」「謝謝，想冒雨而行，二差事不乾，您這兒有地方嗎？」「有有，大殿西間也嚴實。」雖說走出才一天多的道兒，白潔儘管是個練武的，可也不好受哇。孫亮扶著他下了車，趨著鐐往裡走，進北殿到西間，孫亮一看西山牆有個圓窗戶，這是廟殿的氣眼，有兩張竹牀，孫亮叫白潔坐在一個矮凳上。

然後出來叫把式卸了車，把拴在車尾的草筐籬草料拌好，喂上牲口，又跟團勇借了兩領席把車苦好。他們都在山門洞避雨，可孫亮的耳朵總放在北殿。

這時雨已經不下啦，一陣風吹散烏雲，露出月亮，他想還是連夜趕路好，就提著蠟桿槍來到北殿，挑簾籠往西間一看，頓時嚇得魂飛膽裂！手銬腳鐐都在地上扔著，白潔蹤影不見。孫亮一順槍，墊步擡腰飛身躍出西牆的氣眼圓窗，然後長腰上北殿廟脊，手打涼棚仔細看。月光閃爍下發現往西有兩個人，忙飛身下來撒腿就追。腳下攢勁，快如電掣風馳。

原來白潔上著三大件，絕沒有逃跑之心。他正坐在矮凳上思緒萬千，母親現在怎樣啦？去雲南府結果如何？正在想哪，感到一

陣微風來到，一點聲音都沒有，白潔猛抬頭一看，正是情同手足的哥哥騰身步月李英李士鈞。

原來李英尋找仇人，來到常德府東南四十里陸家堡，找店住下，夜晚換衣服，來到陸豐的家中。陸豐是本地的一個財主，家裡房子也多，他連來四天，始終沒見到仇人。李英一想：莫若我回常德義母家中，一來他母子對我的經歷不明了，順便這次說清，二來邀玉如協助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，三全其美哪？這才往回走。來到南關，李英覺得很渴，他倒是想著進城，到家裡去吧，不過又一想：乾脆找個茶館，喝完了再回家吧，不然兄弟還得給燒水。往前走不太遠，路西有個茶館，五間鋪面房，監街搭的大天棚。從上面丟下來的繩子，吊著小竹板，竹板下面墜著紅布穗兒，竹板上面有字，什麼毛尖、雨前、龍井、大方等等。周圍有二尺來高的花柵欄兒，天棚底下都是方桌方凳，桌上擺著乾鮮瓜子、茶壺茶碗，真是勝友如雲，高朋滿座，闊論妙談！先說山、後說天，說完大塔說旗桿，海子城門駱駝象，什麼大說什麼。

李英找了個靠犄角的小桌兒，伙計給泡上茶葉放好。李英喝著茶，聽著周圍的侃大山。在自己的旁邊，有二位慢條斯理兒地說話，年輕些的管年老些的叫大哥：「您說天底下的事很難說！『名賢集』上頭兩句就是：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今天這事就不讓人們辦好事。」年長的說：「兄弟，你又犯什麼肝火，哪來的怨氣？」「不是怨氣，城裡發生的事您沒聽說呀？」年長的一怔：「出什麼事啦，我不知道哇？」「喝，滿城風雨，您會不知道？北門裡鳳尾巷白少爺，素常素往多規矩，原來他無心救了一個人，沒想這人是殺人兇犯，官府派眼明手快的官人就訪到了白少爺，讓他替罪，今天已經起解去雲南啦，賊咬一口，入骨三分，看來到了雲南就得出紅差呀！」李英完全聽到了，沒想到自己給兄弟白潔招來了飛災橫禍！老娘現在又是什麼光景？我太對不起兄弟啦！李英如坐針氈，草草喝了兩口水，馬上給了茶錢，從茶館出來，穿大街進南門，直奔鳳尾巷。來到街門外，見大門緊緊關閉，他不便叫門，轉到東牆一個夾道兒，看了看四下無人，微一縱身上牆頭，輕車熟路，飄身進來。順東小院來到正院，看見屋裡燈光達於戶外，躡足潛蹤來到窗下，用小指甲輕輕地捅破小口兒，李英往裡觀看，不由得萬分難過。

原來自從白潔在衙門前跟母親訣別之後，劉三嫂把白母扶到車上，兩人剛回到家中，街坊鄰居，孀子大娘聞風而至。劉三把車安置好也回到白家。

「大娘別哭啦，事情既然出來，哭也無益，您比我明白，我看玉如沒事，總有一天那個人得知道，一個人應該以德報德，絕不能以怨報德吧。他只要有一點良心，就該投首到案，換出兄弟。大娘，您聽我的，會有好消息的。」

老安人到底是個明白人，一聽劉三的話，收住淚痕。晚上，老太太一個人獨對孤燈潸然淚下，兒子半路途中能不受罪嗎？義子李英真是江洋大盜嗎？白家是積善之家，為什麼使我母子受這樣的磨難哪！老人家越想越難過，熱淚滾滾，悲悲切切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突然窗外有人低聲叫道：「娘。」老媽媽眼含痛淚：「誰呀？」「不孝兒李士鈞。」「兒啊，快進屋來。」「孩兒遵命。」李英來到屋中。老媽媽一見李英進來：「兒啊，你不是已經回轉雲南了嗎，因何去而復返呢？」從老母親的話裡，體會到老媽媽對李英十分相信，從感情上暗示李英，孩子你是個好人，李英的眼淚刷的一下奪眶而出，一下子撲到安人的面前：「娘啊，兒在府上一住三年，娘當知兒的肺腑，疾風知勁草，烈火見真金，此次告別，也是因為蒙受不白之冤，去到城南尋找仇人未遇，才想回來詳細稟明老娘。兒在南關知悉此事，本當先去把兄弟救回，以慰母懷，又怕娘親一時心窄，出了意外，兒子豈不成了罪人？為此提前趕來稟明母親，請母親放心，兒子很快就把兄弟找回，一定在膝前侍奉，請母親一定想開點兒，兒子就要走啦。」老安人一聽，忙擺手相攔：「兒啊，你又何必，就讓你兄弟替你去打官司吧，在娘的心裡，當然希望你救回玉如，但恐你輕身涉險，同歸於盡，這就不是為娘的本意了。」「娘就放心吧，只求您善保玉體，便是孩兒的造化了。事情緊急，孩兒走啦。」說完磕頭，轉身出來，飛身上房，他就順著大路下來，很快就追上了大車。無奈孫亮防範得很嚴，難以下手。到現在下起了小雨，把白潔放在北殿西間，李英來到圓窗外偷看，飛身形進來，白潔一看：「哥哥，您快走，這官司我打吧。」「胡說，什麼案子你就想打官司？不要驚動孫亮！」李英動作敏捷，伸手掏出十三太保的萬能如意鑰匙，先把白潔的手銬腳鐐打開，脖鏈沒顧得打開，李英一架玉如，嗖的一下，上了圓窗，兩個人前後躡出來，飛也似的往西跑去了。

孫亮抖丹田一聲斷喝：「白潔，你往哪裡跑！」這時候白潔他們進了鬆林。白潔真著急：「哥哥，您快走吧，官司我打了。」「別胡說，這種官司，我都不打，能讓你打嗎？」孫亮過來動手，一死相拼。正巧那位不知名的老仙長騎驢趕到，奪去紅纓槍，細問白潔。白潔把這話說完，墳後邊的王爺、海川都點頭贊歎，孫亮聽完也是很感動，他衝道爺行禮：「老仙長，您說該怎麼辦？」仙長一笑：「無量佛，班頭，您的事情我們還不清楚呢？常言說，身在公門好修行，你把孝子義士要當江洋大盜結拿了，倒是為了什麼？」孫亮長歎一口氣，把雲南府十八條命案留下李英的名字，自己全家二十七口押在大牢，從頭至尾細說一遍。最後感歎地道：「仙長，我孫亮在六扇門裡四十年，可歎我母老妻孀子未成丁，使全家受苦，於心何忍？」「無量佛，賊人做案能留下自己名字嗎？」孫亮眼睛紅紅的：「仙長爺，我也知道李士鈞冤哪，是想捉住他再捉真正的兇犯。」仙長點了點頭：「這還可以。」他一轉身衝著李英：「壯士，你叫李英啊？」「是，小子名叫李英。」「看你一派英雄氣概，倒成了案中主犯，孫亮絕不讓你逃走哇。」孫亮在旁邊答話：「仙長爺，李英一走案子就斷了線索啦。」仙長一笑：「無量佛，孫亮，你親眼所見李英做案啦？」「沒有沒有，可有他的名字。」「辦案的不分青紅皂白，誰是誰非，胡亂辦案，使含冤者受刑，行兇者逍遙法外，你真是屍位素餐，混飯吃的官人哪！你和李英、白潔糾纏不休，可真正賊人就離你不遠，而你都不知！」「仙長，賊在哪裡？」這道爺真沉得住氣：「不要忙，李英啊，你應該把真象說明，別讓大家都糊塗著了，你說出來，使在場的人都清楚這件事。是非自有公論，說說吧。」李英低頭不語。白潔也說：「哥哥說出來吧。」老仙長念佛：「你說完了，山人指給你們一條明路，到那裡伸手拿賊，易如反掌。」李士鈞衝著孫亮一指：「皆因你是非不明，黑白不辨，良莠不分！本不應該說出我的過去，既是老仙長吩咐，李英遵命就是。」李英這才備敘前情。

雲南府東門裡有一位武師，為人很仗義，交朋友心血熱膽，這人姓李名躍字光輝，家傳騰身步月的輕功，堪稱獨步，還有三十六手絕命連環槍法，三十六手閃手刀，三手絕命刀以及家傳秘方專治毒藥暗器。這麼好的功夫，可總是時運不好，道路坎坷。一生結交一位拜弟，是湖南常德府東南陸家堡的人，姓陸名滾，有個美稱叫擡頭獅子。李躍由於內外功夫純熟，家傳絕藝，朋友給他賀了一個號，叫神槍向西來。老哥兒倆同在鏢行騎人家的馬，架人家的鷹，一年到頭奔波勞碌，依然是兩手空空。李大爺很灰心，跟陸二爺商量：「賢弟，我弟兄已近不惑之年，立業成家很難實現，愧對這七尺之軀，辜負了錦繡年華。『越鳥南飛』，狐死首丘，所謂賢臣懷故土，良鳥戀舊林，二弟，你我弟兄連袂江湖二十年，現在應該分手，各立家業，愚兄想回雲南老家，另謀生計，你也回湖南常德吧。」擡頭獅子陸滾一聽，連連搖頭：「哥哥，您願意乾，咱就接著乾，不願干我也跟著您，挨餓不是還有個做伴的嗎？我在常德府家中什麼都沒有，跟幾個當家兒的也合不來，我只是拿您當親手足，您回雲南府，我也跟您去，弟兄死活在一起。」李躍一聽也很感動。哥倆兒辭事不乾啦，算了賬，每人手裡有個千數八百的銀子，路費也很寬裕。

收拾好了行李，僱了一輛篷船，水旱並進，直奔雲南府舊居。

諸親好友，聽說李大爺帶來一位陸二爺回家，都來看望。尤其是鼓樓南乾德銀號大東家吳指南，更是李躍的至交，熱忱待友。這家請，那家叫，每天都有請他們哥倆吃飯的。吳指南跟李躍商量：「大哥，您跟陸二爺是好朋友，就算手中有幾個錢，坐吃山空也不行。買幾畝地種，您們都是武行出身，耕種耨都不會，快四十的人啦，再現學也犯不上啊？」李躍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，苦奔半生，功不成名不就，落葉歸根吃飯都發愁！」吳二爺搖搖頭：「現在上元甲子，人人好武好練，您有一身的好功夫，不如教幾個徒弟，一來您不把功夫擱下，二來往下傳，三來也有個收入，這是幾全其美的事兒。」李躍一想，也倒不錯，跟陸二爺一商量，當然同意。由吳指南拿出一百兩銀子租了幾間房，一個大院，置辦了一份兵器架子，買來各種兵刃。吳指南派人一宣傳，本來李躍的武藝在本地就很有名，來了不少的弟子。李躍對弟子不藏私，又很疼愛他們，師徒們的感情都很好。這弟子當中，藏龍臥虎，有財有勢的很多，他們知道師傅不寬裕，可就暗中商量，大家湊了五萬兩銀子做本錢，開了個鏢局，地址設在府城東門裡。這裡原來是一

個徒弟的五間門臉兒鋪面房，後院大空場有四十多間空房。把前後修葺一番，然後請一位老先生寫了一塊匾，字號是：雙盛鏢局。擇了個吉日，掛紅亮鏢，撒了許多的請箋。

本城的縉紳鋪戶，富商大賈，全來祝賀，車水馬龍好不熱鬧，連本府八班總頭金眼鷹孫亮也來賀喜。神槍向西來李躍，當眾練的是家傳三十六手絕命連環槍。孫亮是使槍的，他聚精會神地看人家李躍的招數。哎呀，真是比自己勝強萬萬倍！不過孫亮是個有心的人，他暗暗地記了不少的招數，要不他在常德府看白潔練槍的時候，馬上就認出來是連環槍。

老哥兒倆開始做買賣教徒弟，一來李躍喜交朋友，二來心細，不管是大份幾萬幾十萬，老弟兄要親自押送，就連小份的幾千銀子，也是親自押著。

這一來門庭若市，求保鏢的客人絡繹不絕，老弟兄可就賺了大錢啦。李躍在教弟子練武上，更是盡心竭力，幾年光景老兄弟倆分了不少的錢。李躍就在路北買了一大所住宅，重新修蓋，一宅兩院，當中砌起一通大牆，開了兩個大門，很是威風。老哥兒倆每人一所，同時搬進新宅。李家找了一個可靠的老家人，名叫李能。陸家也找了一個可靠的老家人，名叫陸忠。吳指南給李躍介紹了一門親事——雲南府最有財有勢的好門第，陳武舉陳東初的老生女兒。閨女今年都三十啦，女工針織，才貌俱佳，尚且待字閨中。陳武舉本是乾德銀號的財東，陳吳兩家是至交，這門親事很快就成了。擇吉日迎親大娶，諸親貴友都來賀喜。李躍又給陸滾說親，說的是西門裡老秀才左文魁的女兒，今年二十九歲，才貌都好，也因為挑來挑去挑花了眼，直到現在沒合適的。

這門親事，兩造都同意，很快放定禮，過龍鳳大帖，跟著擇吉迎親。陸滾對左氏安人說，沒有兄嫂就沒有咱們的今天，兩口子對哥嫂都是萬分尊敬。李躍夫妻結婚三年，李大奶奶身懷六甲，李躍很高興，人留後世草留根，倘能天賜麟兒，能延我李氏門中一線之嗣，那真是蒼天有眼哪！果然十月懷胎，生下一個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啼聲宏亮的胖小子，兩家都高興。老英雄給兒子起了個名字，姓李名英字士鈞。無奈天公不作美，大奶奶年紀過大，生兒之後，產後失調，得了月子病。李躍請高明的醫生精心醫治，一年多的光景，醫生換了不知多少，藥吃了一大車，怎奈天年已盡，李大奶奶拋下了丈夫兒子一閉眼不管啦！李躍叫李能把二爺請過來，陸滾行禮坐下問：「哥哥找我有事嗎？」李躍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，賢弟，咱哥倆孩童廝守，總角之交，多年來時來運轉，直到現在總算業就家成，人生五十，方知四十九之非呀！咱們都快到知非之年，日月如梭，老將至矣，如果不知足還要往下乾，身敗名裂，就在眼前，應該激流勇退，這鏢局子買賣，我不想乾啦。落個淨胳膊淨腿的一忍，才是達人知命啊！兄弟你要願意咱就開張。你要不願意，把哥哥我這份算結了，你一人乾吧。」陸滾說：「這買賣指著哥哥，您說不乾，我聽您的。」二人商定，第二天來到鏢局，櫃房張先生請二位坐下，叫小徒弟泡茶。李躍喝了一碗茶：「張先生，我跟你說個事。」「東家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這雙盛鏢局我們不想乾啦。」張先生一聽就怔啦：「日進門金的買賣怎麼不乾啦？」「詳情也不用細說，從今天起，把字號匾落下來，所有業務一律拒絕，本店的鏢師伙計另謀高就，欠外的一律還清。欠咱的能要就要上來，不能要的，全寫到我的名下。在一月以內，把賬結齊，咱就辦理善後。」李躍說一樣，張先生答應一樣，說完哥倆都回家啦。

兩位走後，大家面面相覷，默默無語，老半天的工夫，大家才議論起來：「張先生，您說這是怎麼回事？說不乾就不乾啦？這麼好的買賣，雖說是他老哥倆說了算，也應該半由天子半由臣哪！」張先生搖搖頭：「大家應該知道，李大爺辦事很有決斷，我侍候他這幾年，深有體會，看來是不可挽回，老人家怎麼吩咐，咱就怎麼辦，大家分頭行事，只是匾先別落。」大家答應著全走了，張先生可奔鼓樓南乾德銀號來啦。小徒弟從欄櫃裡出來問：「張先生有事吧？」「吳二爺在櫃上嗎？」「在在，客廳哪。」領著張先生往裡走，來到客廳，挑簾進來，吳指南執手讓坐：「張先生忙啊？」張先生拱手抱拳：「知道吳二爺很忙，沒有急事真不敢打攪您哪。」「怎麼，有什麼急事？」張先生就把今天的事說了，最後又道：「不知道我們老東家為什麼？」

想托您勸勸，要不就是他老哥倆意見不合啦！我們作為底下人，實在不好說話。」吳指南一聽也很納悶兒，這麼好的買賣怎麼不幹了呢？」「好吧，張先生，你先回去，安慰大家，不要心慌，依然按部就班，我馬上去一趟見見李大爺。」說罷，吳指南先到陸二爺家裡，老哥倆坐下一談，吳指南明白啦。

陸二爺一笑：「不瞞您說，我們哥倆辭了鏢行，我都不回家。在我陸滾來說，哥哥是我的當家人，他說怎辦，我無不應從，哥哥不想乾，我也絕不乾。」

吳指南很贊美老弟兄的義氣，辭別出來，又到東院。老哥倆坐下，李躍一笑：「我琢磨著賢弟要來，是張先生把您請出來的吧？」吳指南點點頭：「我剛才去陸二爺府上問了一下，你們哥倆不像是鬧了口角的，可又為了什麼呢？」

李大爺沉得住氣：「吳爺，你要認為我和陸二弟發生了糾紛，那可是錯了。賢弟呀，衣食足而後知榮辱。我這幾年省下幾個錢，這刀尖上的買賣愚兄早就過膩啦，趁此急流勇退，全始全終，於人於己，都有好處。我這麼想，陸賢弟也這麼想，知足不辱哇！賢弟，愚兄心意已決，絕不更改，兄弟你也應該成全哥哥。」吳指南鼓掌同意。當晚吳指南來到鏢局，把大家都找到了，把意思說明，好在都是徒弟，每個人都多給了幾個錢，最後除去淨剩，李、陸哥倆每人分得白銀五萬餘兩，都存在乾德銀號。李躍無官一身輕，毫無牽掛。吳指南想給李躍續娶一位，被李躍婉言謝絕。李英到了四歲，老英雄給孩子盤腰窩腿站架子，大架子三十六個，小架子七十二個，教孩子打拳練功。

光陰好快，李英已經八歲啦。有一天，爺兒倆在書房休息，雞叫兩遍，爺倆剛起來要練功，老家人李能來到門外道：「剛才陸忠來啦，二爺打發他來給您道喜，二奶奶剛生了一個胖小子，母子都很平安，順便讓伯父給起個名字。」李躍很高興，問：「現在什麼時候？」「雞叫二遍。」「噢，正是寅初，就叫陸寅吧。金雞報曉，號叫曉村。」李能答應著出來告訴了陸忠。

陸忠回去一說，陸滾夫婦十分高興。洗三朝，過滿月，光陰似白駒之過隙，一晃李英十六歲，陸寅八歲，老弟兄都鬚髮皆白了。但李躍每天都帶著兒子練藝，二五更的苦功夫從不間歇。兒子練完，自己還要練。這天陸滾起早一點，他來到東院客廳問李能：「喂，大哥呢？」「在後院練功哪。」陸二爺點了點頭道：「我去看一看。」撓頭獅子陸滾一高興，站起身形出客廳，一直往後院小花園兒走去。綠蔭深處有三間房，門兒虛掩，陸滾推門進來：「哈哈，哥哥，這麼大年紀還苦練什麼？」「啊，兄弟快進來。」陸滾一看三間房好乾淨，一通連兒，都是三合土砸的地，兩頭放著兵刀架兒，擺放各種兵器，擦得耀眼生寒。房頂棚有南北下裡兩架明柁，正中有個一尺的鐵環，環上各有三十六個固定小鐵環兒。東面這三十六個小鐵圈兒，每個上面拴著一根繩兒，綠豆粒粗細，垂下來人要站在地上，正好到人的肚子後腰，下面的繩子拴著比拳頭大些的棉花團，整整圍了這麼大的一個圈兒。可西面的木柁正中，弔的三十六個固定小鐵圈，掛著三十六根小拇指粗細的鐵鏈兒。當然，鐵鏈兒的分量比繩兒可就重多啦。鐵鏈的下頭是一斤重的一把尖刀，刀背衝上跟鐵鏈子銜接，刀尖兒衝裡，刀刃衝下，鋒利無比，三十六把刀子也圍一個圈兒。陸滾這麼多年，沒有親眼看見李躍練功，便問：「哥哥，這就是您的家傳秘藝吧？」「賢弟說得不錯，這就是騰身步月的功夫，愚兄練了幾十年啦。」「您這麼大的年紀為什麼還不收心哪？」李大爺搖搖頭：「賢弟呀，一來是幼功兒，攔不下它，二來熬練筋骨，三來如果有綠林朋友來訪咱，也不能說咱不練啦。」「您說得對，這種功夫高在什麼地方？」李躍一笑：「也沒什麼高超的地方，我們練武，首先套路要熟，而實際的功夫，要下在手眼身步上，所謂眼快在心，手快在身，身快在腿，一個練武的腿下不行，只能挨打，這騰身步月的功夫，練的就是手眼腰腿。」陸滾一聽，雖說兄長的話他聽得進去，但在功夫上心裡也有個不服人的勁頭兒：「哥哥，您要累，讓兄弟我開闊一下眼界，練練我瞧瞧。」李躍往下一貓腰，再一長身，就鑽到這棉團兒的裡邊去了。老英雄二目凝神，意念貫足，就看他雙手一彈左右兩個棉團兒，刷——這兩個棉團應聲而起，都是一邊大的勁頭，正和房柁上的大鐵環一般平，不等這兩個棉團落下來，就看李躍微然一轉身，雙手不停，啪啪啪，又打起三對兒來，這可就是八個啦！由於棉團起來有前有後，這樣落下來也有先有後，第一對回來，再打出去，啪啪啪，又是幾對。

這十八對兒，不大工夫全打起來，此起彼伏，使人眼花繚亂。李躍銀須一擺，身法展動，手彈腳踢，跟旋風似的，然後一對一對再穩住。直到最後，才從裡邊鑽出來，鼻孔之中省力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。「賢弟，你再看這個。」

李躍說著話，在功房擡了一個彎兒，然後來到西邊，微一低頭，鑽到刀子圈內。他沉了沉氣，左右手的中指食指一夾這刀子尖兒，一錯手腕兒，嘩楞楞，兩把刀也跟上面的鐵環一平，然後往下落，這鏈子跟刀都是鐵的，分量可比棉團重得多，它回來的速度當然也快得多，必須用兩手指迎著刀尖一夾再送出去。還有，棉團要碰在身上手上都沒關係，這刀子紮在身上能出人命啊！

李躍練了幾十年啦，駕輕就熟，十分老練，也無須用眼睛看準，再用手去送。

李躍把三十六把刀全打起來，身形轉動，體似飄風，一片白光罩體，冷嗖嗖如飛瑞雪，眨眼間把三十六把刀全穩住之後，貓腰出來。陸滾鼓掌叫好：「哥哥，好功夫。」「賢弟誇獎，也不算什麼。」「哥哥，我來來。」說著陸滾把小辮換了個發髻兒，解絨繩脫大褂，瞪了瞪靴子，撻胳膊挽袖口。「兄弟要加小心。」陸滾答應著鑽到棉花團裡面，照著李躍的打法，施展身手，把三十六團兒全打起來，然後再穩住，他出來之後大笑：「哥哥，看來小弟還不老。」「兄弟技藝超群，愚兄欽佩。」「我再來來這刀子。」說著就奔刀子去了。李躍伸手一攔：「這刀子有危險，不用練了，咱們到前邊喝茶去吧。」

陸滾聽了有點不樂意，認為哥哥瞧不起自己。其實李躍不肯明言，怕兄弟臉上不好看，早瞧出陸滾不成了。因為他是把三十六個棉花團打起來，可沒功夫。這棉花團往上起，由於勁力不勻，有高有低，落下來不一致，再說他碰棉花團的部位也沒准，碰刀子不行啊。陸滾穿好衣服，煞好絨繩，李躍把功房門鎖好，拿著鑰匙來到前廳。

一個月過去了。陸滾心裡有些不痛快，原因就是李大爺沒叫他練刀子。

心想：有工夫我非練一下不可！這天吃完中午飯，李躍帶著李英，爺倆來到東門外關廂永來澡堂洗澡，叫李能好好看家。李躍父子剛走，陸滾就來了。

李能陪著到了客廳，陸滾一看隔扇銅釘上掛著後院功房的鑰匙，心裡想：哥哥不在家，我為什麼不去功房練練去？想到這裡，伸手把鑰匙摘下來，自己走出客廳，就奔後院小花園去了。到功房門口開鎖，放在門墩兒上，推門進來。在屋裡活動活動腰腿，然後鑽進刀圈之內。精神集中，也照著李躍的樣子，雙手二指一夾刀尖，刷——往外用力，兩把刀子就起來了，又一轉身，刷刷，把第一對送出，跟著又起兩對。本來陸滾的本領也很不錯，三十六把刀，他悠起來二十把，這可就前後左右、你來我往，應接不暇啦。陸滾全憑自己的武功，並不掌握要領。現在他意識到，這跟棉團大不一樣，雙手的力量也不能平均，起來的高度不同，回來的速度有快有慢，左手的到啦，右手的還沒到，顧此失彼。可這二十把刀全是蕩體，不能由人的意志支配。稍一失神，一把刀的尖子紮在陸滾的手指上。就在打閃認針的工夫，這前後的刀子全回來了，撲哧撲哧，從陸滾的前胸後心紮了進去，再想躲閃，絕不可能。

可惜陸滾馳騁江湖一生，由於逞能遭此大難！三魂渺渺，七魄茫茫，倒在血泊之中，絕氣身死。